

东川河谷里的刘渊行宫

□文/图 刘勇

陈家塔村

东汉时期,匈奴政权瓦解,一部分匈奴人称南匈奴,内迁定居在吕梁山区。西晋末年,南匈奴首领刘渊在北方首先起兵反晋,开启了十六国-北朝历史的序幕。

吕梁地区南匈奴刘渊一族的活动在地方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。在考察中发现的两处刘渊行宫遗迹,是认识那段历史的实物证据。

陈家塔行宫

南匈奴从吕梁核心三川河进入汾河谷地,必然要通过东川河谷地,才能到达今汾阳、介休。这条路线是一条古道,也是现在高速公路、国道通过的地方。五道庙在的东川内陈家塔村北一处凸出的高岗上。我欣喜地在草丛里找到了元人所立《重建汉光文帝庙碑》,这是元代时附近村社民众自发集资修缮庙宇的记录,由汾州西河县杨泉里丹青处士篆额并书丹。

碑文叙述南匈奴南迁、刘渊建国以及后为神明的事。

“神有威灵,人心共享。人有诚功,神明相助。时丰岁饶,赖帝主之洪恩,国泰民安。假神明之厚荫,既蒙其德,宜祭以时恭谨。汉光文帝,尊神者,昔日明主,今世灵神。三皇五帝之苗裔,播迁于远久矣。车书不同,漫不可考。盖厥祖积德之深,得志行乎中国,或王或霸。如秦苻坚魏拓跋氏,莫不为一代之贤。文章礼乐六艺可观,又未可以春秋之法断之也。昔日汉光文帝冒顿之后。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子孙,遂冒刘氏。建武初乌孙留若鞮自立为南单于。居西河美稷。今离石左国即单于所徙庭也。父豹左贤王。魏武分其众为五部,皆家晋阳汾涧之滨。豹妻呼延氏梦吞卵而生光文,有文在其手曰渊,因以为名焉。字曰源海。生而异,微长而好学经史兵法,靡不涉猎。尝谓同门曰,吾妙绝于众,膂力过人。身高八尺四寸,发长三尺有余,中有赤发三根,长三尺六寸。泰始之后,建国成邦,再不可言。后溢汉光文帝。此处建立行宫,立其庙貌。岁月以久,风雨催朽,乡人叹之曰,亦可创建,无其敢承者……”

碑文首段即说“神明相助时丰岁饶,赖帝王之洪恩,国泰民安”。然后叙述刘渊故事:“汉光文帝尊神者,昔日明王,今世灵神。三皇五帝之苗裔。播迁于远玄,车书不同……”。“盖厥祖积德之深得志于乎中国。或王或霸如秦苻坚,魏拓跋氏,莫不为一代之贤”,而“又未可以春秋之法断之也。”可见元人对北方民族政权的态度。此后碑文追溯南匈奴历史,只是将乌孙留若鞮单于事径直接入“今离石左国即单于庭”一语,造成错误。记述刘渊事迹内容多取自《晋书》卷101《刘元海载记》。

碑文为神话刘渊,将历史事实称为刘渊的预言。所谓“尝谓同门曰,吾妙绝于众,膂力过人。……泰始之后,建国成邦,再不可言”。

“后溢汉光文帝,此处建立行宫,立其庙寝”。是指后人在此地建庙纪念刘渊。随后叙述附近民众捐资修庙事,其中提到同时建广禅侯神祠一座。可见这个小山岗上是元代民间神明的集中供奉地,刘渊庙或者说行宫是其中之一。广禅侯庙是兽医-马王爷崇拜祭祀

场所。民间有北宋时晋城兽医常顺医治军马的故事。马王爷崇拜说明这一带在元代依然是农牧混杂的经济区。碑文落款为“大元后至元二年岁次丙子仲夏□□日立”。据干支推算可知,此立碑时间为元顺帝至元二年(1336)。

有趣的是,此深埋入土的石碑估计是后来被放反了方向,碑阳文字朝北,书写捐资人名单的碑阴一面却朝南:碑首“惟愿?建立之后,人口无灾,六畜兴旺,田蚕万倍”。这里也透露出元代东川河一带农牧业生产情况。下面是大批捐资人名单。当中为首的是重建都功德主张进一族。碑文中记载首先倡议捐资修庙的正是当时的社长张进之子——张子实。右侧记录都维那二人,石灰维那一人。左侧记录有本州在市高副使、当里傭勤佃客曹福等人。梓匠石窟村翟庭实、屋瓦匠、铁匠等人名。佃客也加入到捐资名单里,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和生产关系是有价值的资料。

这通石碑说明元代时,刘王庙即刘渊行宫得到村民集资修缮。从十六国到元后期,经过千年时光,刘渊从人到神,被尊为地方神灵,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夕阳里,石碑前后都是茂盛的野草,我试图拔一些,看文字更清楚些。有村民在附近收拾作物,这通外表很普通,斑驳的元代石碑和他们的生活很远了。最近雨水大,地里的黍子长势很好,这对靠天吃饭的大东川农民来说是好消息。

上四皓行宫

东川河边上四皓村村北的高岗上旧时有关帝庙。2008年时,文物部门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元代文物。

数年之后,蒙王先生指引,在文物库房里找到了这件文物,类似经幢,为六面体,各面均有题记。拂去积尘,借助手电筒的光,逐渐看清上面的文字,罗列于下:

创建本庙醮盆一座 龙岩院住持僧讲主李义珪

神有威灵,人心共享。人有诚功,神明相助。时丰岁饶,赖帝主之洪恩,国泰民安。假神明之厚荫,既蒙其德,宜祭以时恭谨。汉光文帝,尊神者,昔日明主,今世灵神。三皇五帝之苗裔,播迁于远久矣。车书不同,漫不可考。盖厥祖积德之深,得志行乎中国,或王或霸。如秦苻坚魏拓跋氏,莫不为一代之口。文章礼乐六艺可观,又未可以春秋之法断之也。昔日汉光文帝冒顿之后。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子孙,遂冒刘氏。建武□乌孙留若鞮自立为南单于。居西河美稷。今离石左国即单于所能庭也。父豹左贤王。魏武分其众为五部,皆家晋阳汾涧之滨。豹妻呼延氏梦吞卵而生光文,有文在其手曰渊,因以为名焉。字曰源(此为避元国号)海。生而异,微长而好学经史兵法,靡不涉猎。尝谓同门曰,吾妙绝于众,膂力过人。身高八尺四寸,发长三尺有余,中有赤发三根,长三尺六寸。泰始之后,建国成邦,再不可言。后溢汉光文帝。此处建立行宫,立其庙貌。岁月以久,风雨催朽,乡人叹之曰,亦可创建,无其敢承者。伏闻敬神如在礼,必声于精诚,求福有口,时不阙于祭祀,维刘王之庙宇,实前代之神祇,或求雨泽之依期,或祷福田之称音,焚香有处,□□无依,今则各舍净财,同兴□意,功夫用度,堪石磨□创建醮盆一座。庶几永久伏愿各家安泰,士庶享通,不逢



上四皓石柱

饥馑之危,常获丰登之兆。灵显真君。皆大元至元庚申年辛巳月辛卯日壬辰时立。纠首乡老 乔温 男乔贵 乔惠。刘思德 男刘聚。文安郎石匠提控韩思忠 弟韩思明 刊。

最后两个侧面上分上下两部分,上为云龙线刻图案,下为捐资人名单,先一面为维那众,其中为首的是刘氏族人。后一面为村人众。

通读铭文以后,可知在上四皓发现的这节六面体石刻,不是经幢,而是元代乡民为刘王庙内集资修建醮盆而做,就其形制来看,很可能是醮盆的支撑石柱。铭文内汉光文帝和刘王庙均顶格,显示其崇敬。其内容,除将乌孙留若鞮单于事误接入西河美稷、左国城之外,大体不出正史范围。刘渊的身体异相和读书经历,均来自《晋书》卷101《刘元海载记》。元代的刘渊已成为一方神明。历史的发展被人们神话为预言,即“泰始之后,建国成邦,再不可言”一语。

元代使用了两次至元年号,都有庚辰年。上四皓石刻铭文年款处没有写明年号是前还是后至元。前一个庚辰年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(1280),后一个庚辰年是元顺帝至元六年(1340),相隔一个甲子。两个庚辰年的干支也是一样的。

从两处铭文可知,所谓的行宫即为汉光文帝庙、刘王庙,行宫为元人的俗称。陈家塔元碑和上四皓醮盆铭文主体内容大段雷同,两地不远,很可能是有同一文本。

鉴于两件石刻文字情况,上四皓醮盆铭文镌刻时间应以元顺帝至元六年(1340)更为可靠。

陈家塔村和上四皓村两处刘渊行宫的修缮过程很有可能互相影响。陈家塔汉光文帝庙修缮后仅四年,上四皓人也在刘王庙里建立醮盆。

东川河谷这两座有据可查的刘渊行宫(刘王庙)距南匈奴单于庭左国城(今方山县南村)不过几十公里。在这个范围内出现所谓刘渊神庙,正说明这里确是南匈奴的核心活动区域。如果从东川河谷东下汾河盆地,“行宫”的军事价值就更突显了。实际上这条道路也是明清晋商在汾河流域、碛口码头之间往来的必经之处。所谓“填不满的吴城”就在上四皓村附近。

《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》有《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》:

“君讳元节,字先操,昌化郡离石人也。其初出自有周后稷之苗裔。文王之胤,王龟之后。因官命职,遂居此焉。……曾祖雅,齐任魏郡太守,祖风庐,隋任楼烦郡司马。父谷,……任离石府校尉。君……谥随辅左羽林飞骑。春秋五十有三,……以开元十二年七月五日终于私第。……夫人莫遮氏……以天宝

十一载岁次壬辰十一月甲辰朔六日己酉合葬四皓西原,礼也。东瞻黄岭,……西迫郡城,……前临南汉刘王营之留踪。却眺高岩,古人遗迹犹在”。(1)

墓主王元节为离石人。墓志上说为周代王族之后,自然是出于伪托。墓主的曾祖、祖父、父亲三人历任官职都是武职为主。其父担任离石府校尉,即是府兵制军府军官,王元节“随辅左羽林飞骑”,是曾担任唐代中央禁卫军中的骑兵。

墓志载其夫人为莫遮氏。莫遮即莫折,羌族大姓。王姓,南匈奴、羯、乌丸、羌等族中都有。鉴于其夫人为莫折氏,墓主王元节可能本出羌族大姓钳耳,后改王氏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墓志铭对夫妻合葬地的地理描述:“天宝十一载(752)……合葬四皓西原,礼也。东瞻黄岭……西迫郡城……前临南汉刘王营之留踪。却眺高岩,古人遗迹犹在……”。

墓志上说的四皓,正是现在的上、下四皓村,“黄岭”是指黄芦岭,自古就是汾阳、离石之间的分水岭,“郡城”是离石城。“南汉刘王营”和元醮盆石柱上的“行宫”有关。只是唐人称刘渊建立的汉国为南汉比较罕见。“古人遗迹”让我想到了村口的高大夯土墙遗址。此唐代墓志,印证了所谓“刘渊行宫”可能是匈奴汉国建立或曾使用的一处军事堡垒。时光流转,堡垒逐渐湮没,祭祀刘渊的祠庙被后人称为“行宫”。

墓主王元节很可能就是四皓村人,此村落是在刘渊建立的堡垒旧址上发展起来的。考虑到此地为南匈奴活动区域,南匈奴中也有王姓,墓志中专门提到刘王营“古人遗迹犹在”,墓主所在的王氏家族为南匈奴后裔的可能性更大。

北朝中期以后,居住于陕北、晋西北的各种杂胡统称为稽胡(山胡),一说稽胡是部分匈奴人或分散的匈奴人之意。王元节夫妇生活的唐代中期,离石的稽胡人早已成为编户齐民、国家的军事力量。

此唐志比元代铭文的时代早了近六百年。距刘渊起兵的304年,时隔四百多年。如果说元代人的碑刻记载更多是追溯历史,那么唐代墓志则更为接近历史,“刘王营”原址在唐代还在,其来历为当地居民熟知。

唐代的刘王营到元代被人们认为是刘渊行宫所在,不远处的陈家塔行宫也是如此——这些地处山川险要之地的所谓“行宫”,初始职能本是军事据点。军事色彩减退,刘渊化人为神,后人的记述与最初的史实渐行渐远。

东川河谷里的刘渊行宫遗迹,是那段扑朔迷离历史的冰山一角,还有更多秘境隐藏在这片山川之间。

shanshuirenwen

吕梁故事

山水人文